

青青艾草长

许永强

暮春的风里，总有些什么在悄悄生长。有时是溪边浣衣女子湿漉漉的笑语，有时是田埂上老农烟斗里明灭的星火，而更多时候，是那股子从《诗经》深处漫溢出来的、带着清苦气息的草木香，是艾。

“彼采艾兮，一日不见，如三岁兮。”三千年前，那位在葛藤与艾草间穿梭的少年，大约怎么也想不到，他这一声轻叹，竟让这株寻常的野草，从此沾染了人间最绵长的情思。那时候的天空很低，低到一伸手就能触到云朵的凉意；那时候的日子很慢，慢到一日不见，便觉山长水阔，恍若隔世。艾草，就这样成了思念的信物，在《王风》的篇章里，绿了一年又一年。

后来读《小雅》，又见“乐只君子，保艾尔后”。“艾”便是安宁，是康健，是岁月静好里的现世安稳。太史公著《史记》，笔下“艾安”二字，写尽天下太平的光景。原来这株草，从一开始，便与中国人骨子里对平安的祈愿，紧紧缠绕在一起了。

它有许多名字。冰台，是因了先民的智慧。将冰块削成凸透镜的模样，聚起阳光，点燃陈年艾叶，便算是请来了“天火”。这火种，带着冰雪的清冽与太阳的温热，也带着人与天地沟通的虔诚。于是艾草便也神圣起来，出现在案头与龟甲旁。它不只是草，更是连接人与神祇、现世与未知的媒介。

江南水乡的忙月，从“荷花朗”（紫花苜蓿，常州乡下那边的叫法）开出大片紫色花海开始。大人忙着泡稻种，整秧田，磨镰刀，修扒犁，晒窝积稻箩，小孩子就放野了。放学回家，我们大路不走，喜欢蹦到路边的沟渠田埂上，沟里盛了春水，埂边上人家播种的蚕豆正开着黑心兔耳朵白花，阴坡的坎上有一丛丛碧青的马兰头，农村人不喜欢吃野菜，包括荠菜，随处展叶开花，无人问津。还有连片匍匐生长的水花生，藤不像藤草不像草的植物，长势极迅猛，农家拉扯一片，水滴滴地抱回家去，喂猪。

水草里有蛇，水蛇、火赤练，身长尾尖，都是没毒性的。胆大动作快的男孩子用柳条或竹枝，把滑溜逃跑的游蛇驱赶、挑甩到平田处，踩头摁尾就逮住了，一手捏着蛇七寸处，用一片碎碗破陶罐的片，像“刺”鱼一样，熟练地破了蛇肚皮，扯出红



凝露 陈萍 摄

想来也是有趣，“艾”与“爱”同音。这偶然的谐音，却像是冥冥中的注定。古人畏五月，说是“恶月”，五日更是“恶日”。暑气蒸腾，百虫苏醒，疫病易生。于是，这株气味清烈的草，便成了救赎。它从山野来到人间，从《诗经》的吟唱里，走进了家家

户户的门楣之上。

“清明插柳，端午插艾。”这是乡间不变的规矩。端午清晨，露水还挂在叶尖，母亲便已将新采的艾草与菖蒲，一左一右，悬在了漆黑的大门上。那姿态，像极了门神，镇守着一家人的安康。南朝宗懔在《荆楚岁时记》里写的“采艾以为人”，到了后世，便演化成各种模样。王沂公诗里的“钗头艾虎”，该是多么灵动的风景：女子发髻上颤巍巍的艾草虎，男子腰间悬挂的艾草香囊，行走间，暗香浮动，仿佛将所有的邪祟与不安，都挡在了三尺之外。如今我们喝着艾酒，吃着青团、艾糍，那一口软糯清甜里，嚼的何尝不是千年不散的祈愿？我总记得母亲做青团的样子。清明前后，她挎着竹篮，去田埂边采最嫩的艾叶。回来焯水、捣汁，揉进雪白的糯米粉里。那团碧绿，瞬间就有了山野的魂魄。蒸笼盖掀开的刹那，热气裹挟着艾草特有的清香，弥漫整个灶房。那味道，是春天的味道，也是家的味

水乡的忙月

陈云东

懊丧。池塘涨了水，没过淘米洗菜捶衣服的磨盘。雨停的间隙，太阳出来了，火辣辣的，天地间被烘烤成大蒸笼，鲫鱼在磨盘上的浅水里穿梭，翻滚，追逐着，找寻吃食，树荫下，平日里潜水的鲢鱼、草鲫，还有鳊鳊、黄辣丁，也都浮出水面，成群结队地探头吮水。

“唰”地一声，池塘边的竹林里飞出一杆三齿鱼叉，准确地扎了一尾大头鲢，迅速地拖上岸，在矮竹林里摞压。“是折（she）脚（瘸子）！”高埂上眼尖的孩子看见了。

折脚是我同宗远房的叔，小儿麻痹症落下的后遗症，一条腿瘸了，性格孤僻倔强，不讨人喜欢。但他捉鱼摸虾在行，我们小孩子既好奇又敬而远之。他跟我邻居，我不怎么怕他。

大雨来临前的晚上，折脚叔带我去捉田鸡。天黑得如墨汁，装了三节电池的手电筒，照在前边田埂上的光，如萤火虫般忽上忽下地跳动，我挎着竹篓，深一脚浅一脚，跌跌撞撞跟在后边，那些拳头大小傻乎乎的家伙，仰首挺胸蹲在一尺宽的田埂上，鼓足了腮帮子“咕咕嘎咕嘎”，折脚叔动作麻利，左手打手电，照住一个，右手就扑过去罩住了，转

道。如今的青团花样百出，奶黄、肉松，琳琅满目。但我总觉得，最地道的，还是那豆沙馅里，藏着的一缕艾草清苦。那苦味，是提醒，是警醒，是让我们在甜蜜的生活里，不忘来路。

艾草亦是药。孟子说“七年之病，求三年之艾”，可见其疗愈之力，非一朝一夕之功。《伤寒论》里的胶艾汤，至今仍是妇科的良方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极言其功：“艾叶能灸治百病。”一根艾条，点燃了，袅袅升起的白烟，带着温热的药力，穿透肌肤，通达经络。这哪里是治病，分明是一种古老的、温暖的慰藉。东晋葛洪便知用艾烟熏烤以避瘟疫，这智慧，穿越千年，在今日的疫情里，依然闪烁着理性的光芒。

艾草甚至能做枕头，安眠助睡；能熬汁沐浴，止痒祛痘；捣碎了，是印泥的原料；晒干后，是熏房的良药。一株草，从根到叶，从花到茎，竟无一处无用。难怪人称“草中钻石”，这赞誉，它担得起。

夜深时，我常想起《诗经》里那位采艾的姑娘。她或许不知道，她指尖采下的，不只是草，更是一种绵延不绝的文化血脉。从冰台上承接的天火，到门楣上悬挂的安宁；从医书里的苦口良药，到舌尖上的清甜滋味。这株草，就这样安静地生长在中国人的日子里，不张扬，不喧哗，却有着抚慰人心的力量。

窗外夜色如水，案头一盏清茶，几片艾叶沉浮其间。抿一口，微苦，回甘。恍惚间，仿佛看见那位周朝的少年，正穿过三千年的时光，微笑着向我走来。彼采艾兮，如三岁兮。原来，有些牵挂，从未走远。

身塞进我递上前的尼龙网束口的竹篓里……雷声响得越来越紧脆，闪电撕裂夜空，照亮天地。不知走了几截田埂，折脚叔回头大声呵斥“快点！”我赶紧几步，怯怯地说：“篓子满了，装不下了……”

出去抓黄鳝或者田鸡，经常遇到蛇，毗溜一下，从脚面上滑过去，凉凉的，慌慌的。村里有人收菜籽、捆麦穗被毒蛇咬过，摇船送去另一个村子，一个瞎子给伤处画墨汁，将一种叫七叶一枝花的草药嚼烂了敷在伤口上，嘴里念念有词，过一阵子，就好了。那年秋天，折脚叔束稻把的时候，被土灰蛇咬了，留下两个清晰深刻的牙印，小腿肿得像青萝卜。父亲跟生产队另一个劳动力卸了门板，把折脚叔匆匆抬上船，一边安慰“不要紧，不要紧”，又去岸边扛了橹，将橹腰上的一个眼窝，对装在五吨水泥船尾巴上的黑铁“卵子”上，熟练且有节奏地摇着橹，像大尾鲢鱼甩尾游动一般，笨拙的船便开始转身，缓慢稳重地行驶在平静的河面上。

我站在岸上，看着大船在黄昏的夕阳下渐渐远去，消失在水天一色的铅灰暮色里，心头涌起一股淡淡的哀伤。